

明月山的北麓

苏沧桑

的日子里,艰难的打造历程等着他。

水稻田

泪,沿着她凝结了一层细密汗珠的双颊滚落。她抬起粗糙的双手,用食指飞快地将泪水往两边划去。混合着泪滴汗滴的水珠,落入了傍晚金色的光线里。她身后,金色的水稻梯田绵延,一排排金色稻穗对着夕阳颌首肃立。

2023年白露时节,我第一次走进明月山,感觉走进了人间仙境。南惹村、水口村、田心村、丹溪村等二十多个唯美的古村,一座座古朴的老屋,一家家雅致的民宿和客栈,散落在一片深浓的绿意中。每一个生长在此或偶尔驻足于此的生命,栖息在千年银杏和红豆杉、百年樟树和桂花树下,栖息在富硒山泉飞瀑和负氧离子极高的云雾间,所吸所饮所食,皆得天独厚。

当我无意中踱进明月山北麓这家民宿,绕过一棵千年雄红豆杉,沿着木栈道走向另一棵千年雌红豆杉时,闻到了越来越浓郁的稻香。几幢高低错落的木石结构房子,安静地匍匐在波光粼粼间、层层梯田间,匍匐在千年红豆杉和百年樟树下,匍匐在稻香和鸟鸣里。闭上眼睛,沉静两分钟,能听到由一声声低低的虫鸣而逐渐恢弘的田园交响曲……

旧土屋与新建筑、传统文化与新生活、原生态材料与高端酒店元素相融合,老友与新朋于此相聚相识相知,这就是严家骏卖掉上海房产呕心沥血打造的民宿,也是宜春唯一的甲级民宿。

忽然,一个柔和的声音传来:“为了这几棵红豆杉和樟树,我们特意做了木栈道。”不知为什么,我仿佛听见了家乡浙东玉环岛邻家妹妹的声音。我问发出这柔和声音的中年女子:“你是江浙人吗?”她诧异地回头看我:“是啊,老家温州苍南的。”

严家骏的妻子陈乙苇,民宿的女主人,刚刚从云南赶回来,放下行李,我们相遇。

此刻,陈乙苇领我走在他们自己种的稻田里。层层梯田仿佛一幅金色画卷徐徐展开,稻香浓郁悠远。通往山坡上彩虹瀑布的小径,是夫妇俩用定制的防滑石板一块一块铺上去的。曾经在上海生活里是瑜伽、古琴、插花的陈乙苇,而今素面朝夭,一身粗布衣裤,肤色黝黑,手上皮肤皴裂。听我说出“心疼”两个字时,她瞬间泪流满面。

老照片

三年前,民宿终于开业,做了一个回顾小视频。翻看三年来的照片,每一幅,都是那段呕心沥血打造历程的见证——

戴着安全帽、穿着工装的严家骏站

在垒砌的几块巨石上,将吊着一块巨石的钢索拉向自己,指挥着吊车驾驶员将巨石落在脚边的另一块巨石上。民宿的设计、选材、施工,和当地的协调,他事必躬亲。

严家骏裹着一张毛毯靠坐在椅子上,额头和手上有不少擦伤和淤血,右脚腕肿成两个那么大,那是在工地上摔的。

一群骡子驮着严家骏从苏州觅得的旧瓦片和在建宜春老城觅得的旧青砖,一步一步往山腰上挪。整整六六卡车瓦片,经过三次搬运后破损了三分之二。

严家骏背着镜头,教保洁阿姨如何擦拭竹编抽屉隔板的灰尘,后背的衣服全都汗湿了。他将榻榻米草席的多余部分切割后,亲用手用粗线将一条条包边缝好。

严家骏和妻子一起摔在泥水里,哈哈大笑。连续的大雨,使靠山几间即将完工的房子出现漏雨和墙体塌陷。眼看近两年的心血近乎白费,陈乙苇只能默默流泪。严家骏拉起她的手,拍拍口袋笑说,都怪我没经验,好在我们卖了房子,还有钱,再来。不料,他一不小心踩到一个水坑。她慌忙扶他,结果两人一起摔在泥水里,看着对方的样子忍不住大笑。

究竟是什么样的愿景,才值得年过半百的他们如此殚精竭虑?在这里,他们修炼自己,也造福当地和他人。从此,“共生”两个字,融入了生命的每分每秒。

与自然共生。和虫子鸟儿一起享用稻、瓜果和蔬菜;与草木鸟为邻;清晨在菜地里捡到一只老了的葫芦,晒干,插一束野花,也是欢喜。

与村民共生。为房东们修缮房子供他们安居,雇用他们和其他村民,从未随意解雇一个人、少发一分钱工资;在民宿外造公厕、埋电线、建观光平台;聘请外地老师给全村的农家乐服务员上礼仪课,把不同消费需求的客人推荐给其它民宿或农家乐。很快,曾经交通不便、靠天吃饭的水口村,被旅游新业态“活化”,雨后春笋般“长出”了近四十家各具特色的民宿客栈。老屋流转,安置就业、环境改造……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水口村因此闻名遐迩。

与客人共生。好的客栈,就像明月山上的大碗茶,既清凉,又暖心,且治愈。即使曾经有过无数次憧憬,严家骏和陈乙苇也没有想到,后半辈子会在这里遇见如此多的旧雨新知、良师益友,给彼此的生活甚至人生以深刻的影响。客人们的赞誉和祝福,那些寄自远方的美好的心意,让他们觉得,再苦再累,也值。

当然,最困难的,是与困难共生。

星空下

用字典里哪个象声词才能准确形容

制图:张芳曼

我此刻听到的声音呢?用哪个动词才能准确描述它进入我耳蜗的动态呢?

在明月山北麓的星空下,章小琴盘腿而坐,为我们展示着她的颂钵技艺。深沉悠远的铿锵之声仿佛在远方一声声呼唤着你,而后,是雨棍奏出的雨声,而后,是海浪鼓奏出的海潮声。与此同时,秋蝉、蛴螬、树蟋、黑金钟、宝塔铃等等,用亿万种语言在天地间编织着如水的天籁地籁,我们如漂浮在虫鸣之水域里,繁星之河流里。

章小琴磨钵发出的声音如雷声从左耳滚动到右耳,低频、稳定、悠长的颂钵声慑服着内心的纷扰。她苦练多年的颂钵技艺和小姑子陈乙苇的古琴插花技艺一样,都在这深山里派上了用场。此时,她的眼前浮现出刚才杭州家里的两个孩子和她视频时恋恋不舍道晚安的样子,眼眶不禁发热。油菜花漫山遍野时,她曾带着孩子们来此小住,立刻迷上了这里。近几年她家的电商生意不尽如人意,而民宿目前最大的困扰是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于是,她留了下来。

子时将近,我和严家骏、陈乙苇、他们回来度假怀着宝宝的女儿俐琳一起坐在露台上,等待下弦月升起。

陈乙苇喃喃地说,你看那朵云朵像什么?

我说,像牛角,又像元宝。

此时传来严家骏的声音:这还是女儿第一次陪我们一起看星星呢。

我听到了他感叹里的幸福,如同几个小时前我和他们一家坐在夕阳里享用晚餐时感受到的幸福。他特意下山两次买回番茄酱,给女儿做了她最爱的罗宋汤,抿嘴微笑享受着女儿惊喜的欢叫声,还叫厨房伙计拿来几个大碗,他亲手打给员工们喝。

坐在亭子里静静看远山、云雾、夕阳和晚霞,是严家骏感觉幸福的时刻。初春的清晨覆盖着一半湖水的云雾,夏日里特别好看的落日,秋天夜晚的满月,梯田飘来的稻香,甜鲜的卷心菜,冬日红豆杉落下的红果子,邻里的说笑或鸡飞狗跳声,小伙伴们晒菊花、打糍粑、烤茶时的欢笑声,还有那深沉的睡眠,都让他笃定,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他要分享给更多人。他也深知,每一个这样的日子,都离不开“呵护”二字,包括人与大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

当他坐在红豆杉下,将目光一次次投向远山时,会看到多年后白发苍苍的自己和更年轻、富足、彬彬有礼的村民们,看到自己一年年种下的每一棵树都已长大。而从对面山上望过来的游人们,也会看到色彩更绚丽、层次更丰富的这片山林。如果还能看到山林间走着两位健步如飞的白发老人,身边雀跃着他们的小外孙,那就更好了。

随着城市发展的步伐在梅州城区南部加快,一座江南新城崛起,梅州城的经济商贸文化重心逐渐转移。我也离开了老城,将新家安在了梅州南岸。晚上,我喜欢漫步在江边。看着梅江岸边高楼林立、灯光璀璨,尤其是月色映照着江水,波光粼粼,我会情不自禁吟诵起宋代诗人赵师侠的《江南好》:“天共水,水远与天连。天净水平寒月漾,水光月色两相兼。月映水中天。”眼前的此景此境,与诗词中所写是那样贴合。



梅花,在中国大地上极为常见,也是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广东梅州的市花。每年春天来临之前,在客家公园、剑英公园、高涧观音宫、梅江岸边,在梅州的许多山坡地头,在人们的房前屋后,梅花开得热热闹闹、纷纷扬扬,开满城飘香、诗意盎然。梅州的春天,从梅花的盛开开始。

梅州自古多梅树。在梅州城东有棵古梅,名曰潮塘官粉,是已千年有余的宋代野生古梅。这棵高约10米、冠幅16米的古梅,每年12月下旬至次年1月底花期时,花瓣层层叠叠,馨香远扬,引得东西南北的游客闻香而来。

古梅见证了梅州的历史,梅州也留下许多与梅花有关的诗文辞赋。南宋诗人杨万里经过梅州时,看见路边梅花盛开蜿蜒十里,赞曰:“一行谁栽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此行便是无官事,只为梅花也合来。”叶剑英元帅对梅州的梅花更是情有独钟,也写下咏梅诗句。

叶剑英元帅是梅州人,还有爱国诗人黄遵宪、美术大师林风眠等名人也是梅州人。因为他们,梅州为更多人所知。的确,梅州这座粤东小城人杰地灵,这与这片土地上历来崇文重教有关。仅小小的梅江区攀桂坊,历史上的进士、举人就达100多人。

历史上,中原土族为躲避战乱,一次次迁徙到南方。他们自称客家。梅州是他们南迁的一处重要落脚点。他们在梅州定居繁衍、晴耕雨读、入仕从高,同时向外发展,赴港澳、下南洋。如今,不少旅居港澳台的同胞和海外侨胞祖籍都是梅州。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从梅州的一个县城来到梅州市区,居住在梅州老城一角。梅州老城历史厚重,历史上经不断修缮,形成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风格。街道纵横交错,主街道的命名都很有来头,比如凌风路是为了纪念南宋丞相文天祥,文化路纪念的是南朝乡贤程叟,等等。老城商贸繁华,应有尽有。然而,街道破败,污水横流,电线凌乱,人流车流拥挤。每日上班,我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过老城。更多的时候,自行车无法骑行,只能推着走,自然少不了声声叹息。

随着城市发展的步伐在梅州城区南部加快,一座江南新城崛起,梅州城的经济商贸文化重心逐渐转移。我也离开了老城,将新家安在了梅州南岸。晚上,我喜欢漫步在江边。看着梅江岸边高楼林立、灯光璀璨,尤其是月色映照着江水,波光粼粼,我会情不自禁吟诵起宋代诗人赵师侠的《江南好》:“天共水,水远与天连。天净水平寒月漾,水光月色两相兼。月映水中天。”眼前的此景此境,与诗词中所写是那样贴合。

新城虽然崛起,但是,梅州人并

梅州的诗意生活

朱红娜

没有忘记老城。近年来,沉寂多年的老城迎来复苏的春天。随着“一条路一种个性,一条街一个情怀”的老城微改造计划的实施,老城面貌一新。坑洼不平的街道铺上了柏油路,凌乱的电线有序安置,破败的外墙仿旧翻旧。微改造后的老城,骑楼门窗雕花精致美观,老街灰瓦黄墙古朴素净,一座古色古香、余韵悠长的老城呈现在梅州人眼前。从这以后,老城成为市民的网红打卡地,成为游子的乡愁释放口。春节期间,盏盏红灯笼装点的老街,流光溢彩,热闹非凡。在老城闹元宵,更成为梅州的一项民俗文化活动。老城锣鼓喧天,各种表演轮番上阵,人流熙熙攘攘,“诗画梅江品年味,文化古城闹元宵”的内涵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山清水秀的梅州,如今又成为广州等大城市人们的后花园。生活在快节奏都市里的人们,羡慕起了梅州的舒适生活,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他们就来到梅州,漫步城中,品味美食,陶醉于绿水青山。

而我,每逢周末,会来到梅江西阳湾北岸的木屋居住,与绿树为伴,与秀水为邻,与鸟儿呢喃,与花香共眠。看清晨的露珠在树枝上舞蹈,看落霞泼一幅绝美油画,看柿子树上的果实由小到、由青到红。山间,田园的禾苗青菜一片葱绿,缕缕炊烟袅袅升起,村里的农民荷锄而归,健硕的老牛悠然漫步。

在梅州,遇见诗意的生活。



大地

对于陇西高原的农人来说,霜降,意味着和时间赛跑。

霜降到来时,秋收已进入了尾声。所有的作物都必须尽快完成收割。作物种植面积不同,出活儿的进度也有不同,各家各户的秋收完成率便参差不齐。从秋分开始,各类农活就没有间断过。之前,人们还有稍事休息的“偷懒”机会。霜降一到,收获的任务就迫在眉睫了。

适宜高原种植两种荞麦——花荞和绿荞,都要在霜降前成熟并完成收割。如果在霜降来临时,荞麦还没有结壮自己的子实,那就再难成就丰收的希望了。

早前农民种植荞麦,主要为了自家食用,收获时,也只有人工拔除这一个办法。荞麦得赶在霜降前拔完,束拢,置放在地里风干。等上一两个星期,水分蒸发殆尽,荞麦的秆茎和子实统统自然风干,颗粒便不会变质。接下来,只等着天晴人闲时,拉上打麦场。

去年,老家的村庄里有两户人家种植了荞麦。李二叔种了一块花荞田,在村庄海拔最高的地块。秋分时节,我回村时,花开正艳。另一户是我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家的田块里,生长着的是绿荞。我回去时,绿荞周身绿油油,已经子实饱满。侄子离开老家村庄定居城市已经二十多年,跑客赚了钱,想在村里种植些经济效益好的作物,种荞麦就是一次试水。与过去不同的是,他用机械种植、机械采收,这也是村庄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大型收割机。刚刚收获完,绿荞的市场行情是每斤三元,入冬时,每斤变成了两元六七角。虽然价格略有下跌,但并没有影响他种植荞麦的信心。

今年芒种前我回村,路上遇见侄子刚刚种植完绿荞,正要回城。他说,村里的土地现在已经全部变成了水平梯田,他一口气流转了两百多亩,还购置了大型拖拉机,种植规模比之前翻了几番。

寒露一过,玉米就基本停止了生长。霜降时节,玉米子实已经完全饱满。玉米身体强壮,倒不怕天气影响,但是野鸟不得不防。

每一块地膜玉米田,都挺立着两米多高的玉米秆茎。每一株玉米秆茎,都生长着一尺长的玉米棒。玉米的收获,也是充满艰辛的劳动。不论种了多少亩玉米,收获时只能一株一株采收。

深秋的寒风,一阵接一阵打向玉米丛。所有叶片都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哗啦啦响个不停。人在其中,顿显渺小。一个个结实的玉米棒,剥开苞叶时,无不闪烁着金黄的光泽。把玉米棒从高大的秆茎掰下来,积少成多,装满一筐筐一袋袋,再装上车,然后运回农家院落。

霜满高原。一个个农家院落里堆放的玉米棒,为灰黄的冬天增添了一抹亮色。整整一个冬天,玉米棒要经历风霜雨雪,才能完全风干。春光里,玉米

还得进行脱粒。从点种到变成粮食,玉米和任何庄稼一样,都要走过漫长而繁复的过程。好在,玉米的产量高,一亩地膜玉米田产量可达一千三百斤。

玉米的规模化种植,经历了艰难的推广期。2007年,甘肃首度推广双垄沟播技术,县里积极争取,免费送地膜,免费送种子,鼓励农民种植。起初,村民们并不积极。大哥当时是村委会主任,他和同事们扛着地膜挨家挨户送,却常常遭遇闭门羹。

三五年后,这项技术大获成功。亩产千斤的结果,赛过任何宣传引导。农民们的积极性上来了,种植玉米的热情势不可挡。

如今,陇西高原上,玉米铺天盖地,年年稳产丰收。

霜降时节与时间赛跑的秋收故事,印象里还有不少。每每和家乡亲友谈起,脑海里,总是涌现出一片秋的金黄,铺展在大地上,流淌在记忆里。